

圆桌谈

百年谢晋，他的电影饱含中国电影的民族魂

嘉宾：徐春萍(上影集团副总裁、上海谢晋电影艺术基金会理事长) 厉震林(文艺评论家、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院院长) 主持人：王彦(本报记者)

编者按

2023年11月21日是谢晋导演诞辰百年纪念日。作为中国电影的旗帜性人物、20世纪后半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电影艺术家。谢晋导演在从艺60年间拍摄了36部故事片、5部电视剧。他用镜头与胶片当笔墨，书写社会变迁和时代风云，他的电影堪称“新中国历史的一面镜子”。

距离谢晋导演逝去已经15年，但关于他和他的电影始终是“活着”的。本期圆桌谈，我们梳理谢晋为中国电影留下的珍贵遗产，探讨纪念谢晋和谢晋电影的当下价值。

主持人：许多电影人提及谢晋导演，都有一句“人高马大，声如洪钟”。在两位的个人记忆中，谢晋导演是个怎样的人？

徐春萍：我是在谢晋导演晚年时与他的交流多了起来。有一幕挥之不去。2008年，他去世前的几个月，我们一起听他谈创作计划，小范围、一整个下午的交流。谢晋穿着他标志性的卡其色导演背心，几小时的时间，大声说话、滔滔不绝、精力充沛，根本不像一个85岁的老人。说到兴奋处，用上身体语言，挥舞手势，像个指挥家，谈到自己要拍的故事，充满激情，非常有感染力。

厉震林：作为我们这一辈电影人，谢晋是神一样的存在，无法近视，只能远观。第一次见他，是在1990年代中期，我在上海有线电视台兼任《影视瞭望台》栏目撰稿，赴谢晋一恒通明星学校采访谢晋。当时我就某个问题请教谢晋的看法，说作为全国政协常委如何看待，他大手一挥，“这跟全国政协常委有什么关系，我只是一个电影工作者，只能就事论事”。

只要还有人记得他，他就还活着

主持人：今天我们怀念、致敬谢晋，有着多重意义的叠化。可能是致敬父辈艺术家，致敬改革开放初期由他作品所引领的创作的黄金年代，致敬上海电影学派中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。这其中蕴含了今天我们怀念、致敬谢晋和谢晋电影的当下价值。

徐春萍：确实如此。我个人也是从三个层面去理解——谢晋与电影、谢晋与时代、谢晋与观众。具体的后面再展开，先说两个事实。

为了纪念谢晋导演百年诞辰，谢晋电影艺术基金会今年组织筹拍了口述实录系列片。很多他的合作者、老朋友安排出时间接受采访。谢晋已经逝世15年了，很多受访者仍然很动情，说着说着就流泪了。我想到一句话：一个人不在了，但只要还有人记得他，他就还活着，活在我们的记忆中和情感里。前阵子我参加东京电影节中国电影节。日本知名演员栗原小卷回忆当年谢晋请她拍摄《清凉寺钟声》的故事。我坐在台下，为她的讲述深深触动。我深切地认识到，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他是中国的谢晋，也是世界的谢晋。

我们梳理谢晋的艺术足迹，希望年轻电影人能学到、学到。谢晋为中国电影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艺术滋养。只有你仰望过艺术的高峰，才能更清楚地看清自己和脚下的路。

厉震林：目前，中国电影处于观念变革的时期，在长(电视剧、网络剧)短(微短剧)夹击的形势下，电影需要重新调整自己的定位和方向，甚至概念的建构。此时，纪念谢晋导演，意义甚大。

谢晋是勇于艺术创新的人，他创造了中国电影的许多“第一”：新中国最早的彩色体育片，创办民办谢晋一恒通明星学校，自筹资金拍摄《鸦片战争》……从艺术到产业，均有许多首个“吃螃蟹”者行为。如此创新精神，是当下深化电影改革所十分需要的。

谢晋是位戏比天大的艺术家。他对电影拍摄几乎到了苛刻的地步，一粒纽扣、一个针线包，都必须与历史真实一致。他认为，电影拍摄如同“双手捧水”，指缝间东漏一点西滴一些，水就没了，电影创作也是如此，每个环节都不能“跑冒滴漏”。如此工匠精神，也是从电影大国到电影强国所必须发扬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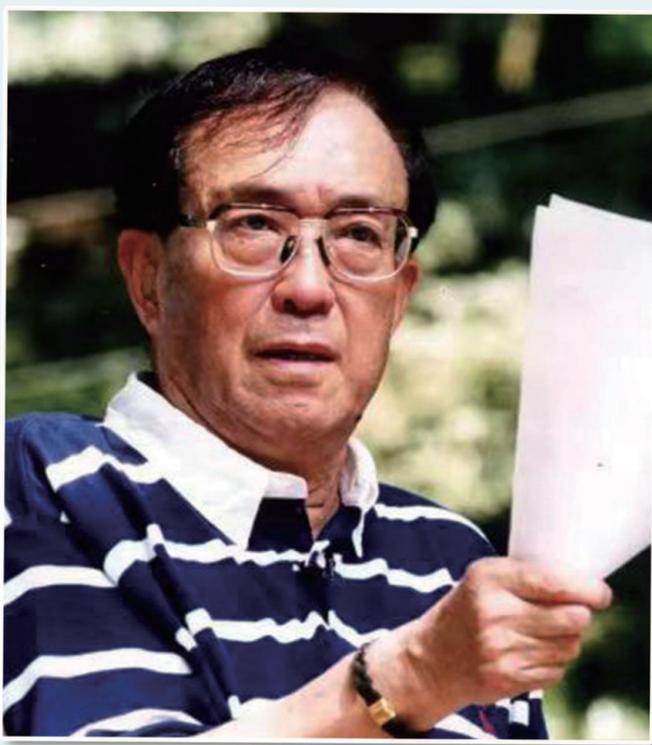
谢晋深爱着党和人民。他历经坎坷，但这份爱始终热烈。他将自己的电影与中国的命运紧紧相连，成为新中国的形象史和精神史。如此艺术情感，也是时下过于重视娱乐而忽视人文精神的电影所需要珍视的。

谢晋有着满怀的民族情感。在他的影片中，有严然的民族气质、中国人独特的表达方式、中国电影独特的民族意蕴，每一个中国观众看完他的电影，都会觉得有浓郁的民族性，又有深刻的现代感。如今，中国电影学派正在倡导，谢晋导演毫无疑问是它的典范标本。

时代与观众，是他一生的创作所牵系

主持人：关于谢晋，有两句话广为流传。一句是前苏联电影理论家钟惦章的评价“时代有谢晋而谢晋无时代”，另一句是谢晋自己的创作信条“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”。如何理解这两句话？

厉震林：我时常体会到谢晋所推崇的斯



相关链接

代表作品(部分)

- 《女篮5号》：谢晋自编自导的第一部电影作品，刘琼、秦怡等主演，于1957年上映。
- 《红色娘子军》：1960年上映，祝希娟、王心刚、陈强等主演。
- 《舞台姐妹》：谢芳、曹银娣等主演，于1965年上映。
- 《天云山传奇》：石维坚、王馥荔、施建岚主演，于1981年上映。
- 《牧马人》：朱时茂、丛珊领衔主演，于1982年上映。
- 《芙蓉镇》：姜文、刘晓庆主演，1987年上映。
- 《高山下的花环》：1984年上映，吕晓禾、唐国强、盖克、王玉梅等主演。
- 《清凉寺钟声》：丁一、濮存昕、栗原小卷等主演，1991年首映。

坦尼斯斯拉夫斯基那句名言：“到剧场来，我是来听潜台词的。如果听台词的话，我在家里读剧本好了。”谢晋的美学原则里，编剧是写“潜台词”的，演员是演“潜台词”的。因为他觉得电影是要表现人的精神的，需要一个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人，他们有自己的生命，而非导演的木偶。

正因如此，谢晋的电影及人物有极大的穿透力，可以跨越时代。他常说，倘若一个人看完电影后说画面很漂亮、音乐很好听，唯独没说人物很生动或很深刻，那么这部电影是失败的。他说“电影是入学”——提升到如此高度，他电影中的人物就可与任何时代对话。

徐春萍：谢晋说过，导演要站在时代的高度，了解这个国家的过去和未来。惟其如此，我们才知道这个时代的观众需要什么样的电影。可见，时代与观众，是他一生的创作所牵系。

他一生的创作都与他生活的时代密切相关。谢晋说，一部电影如果没有对社会、对人生、对生活有独到而深刻的认识，这个作品就是平庸的。他一生的创作，心里都装着他的观众。谢晋电影之所以成为“谢晋现象”，是因为他电影深厚的人民性。有一位法国的电影评论家说，谢晋导演是在为全体中国人拍片。谢晋自己也有很多思考。他说，拍电影是为了观众，因此要了解观众，他们的所思所想、所行所至。

主持人：谢晋导演的艺术生涯拍了36部故事片，倘若把这些影片按故事发生的年代排列，近乎一部中国近现代史：从虎门销烟的《鸦片战争》到辛亥革命《秋瑾》，从土地革命时期为背景的《红色娘子军》，到抗日战争时期的《舞台姐妹》，然后《啊！摇篮》《延安保卫战》，《女篮5号》的故事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初，“反思三部曲”从20世纪50年代讲到改革开放初期……而他生前拍摄的最后部长片《女足9号》，讲述了20世纪末中国女足奋力拼搏的故事。是什么赋予了谢晋电影里的时代性？

厉震林：谢晋的电影，构成了一部中国近现代史，可以作为它的注释和佐证，以一种人物和情感的方式，进入历史的深处，可触摸到它的幽微所在，从而寻覓和确认它的规律。它似乎是偶然的，又是必然的，许多是主动的行为，而非被动的承担。典型的案例是，《鸦片战争》是为了纪念香港回归而拍摄的，面对民族之辱以及今日之盛，谢晋有感于中，不吐不快，“虽万死而不辞”。

这是源于谢晋的历史感和责任感，导演是用特殊手段表现的作家，“文章合为时而著”，对于百年中国近现代史的兴衰，他不会无动于衷。为艺术而艺术，或者为娱乐而艺术，乃至为金钱而艺术，均与他的文化基因无关。他是为时代而艺术，体恤民族的创伤，讴歌时代的进步，这是他的电影美学出发点。

徐春萍：在某种角度说，他首先是个思想

者。余秋雨也评价：“他的每一部电影都是中国思想解放的一个台阶。在中国人艰难完成思想蜕变的过程中，谢晋是一个超前、自觉的启蒙主义者。”从1965年上映的《舞台姐妹》开始，他的电影就在持续不断地探讨人性、人情和入道主义。直到他“反思三部曲”的出现，被认为是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高峰，与时代同呼吸，同时又在思想上独领风骚，是造就他电影艺术高峰的核心基石。

他一生中，桩桩件件都是改革创新之事

主持人：2018年，改革开放40周年时，谢晋获颁“改革先锋”奖章。如何看待一位电影人获此荣誉？

徐春萍：记得当时对他的授奖词：助推思想解放、拨乱反正的电影艺术家。在我看来，这句话是党和国家给予一个电影工作者的至高荣誉。

其实谢晋一生的创作都在追求电影艺术的创新。他始终在创作中思考、探索。他尊重艺术规律，大多数时候他自己的艺术实践捍卫艺术规律。他有一本小册子《谢晋谈艺录》，都是他在实践中思考总结出来的艺术观，不是长篇大论，一段一段的，但有很多金句。这本小册子一直就放在我的办公室案头。

厉震林：谢晋的电影已经融入新中国的精神史，进入改革开放的精神史。改革开放之初，他以一个艺术家的敏感，以及一种强烈的政治情怀，拍出了《天云山传奇》。这需要艺术家的智慧，更需要政治的勇气，在当时是一件颇为石破天惊的事情。此后，他创办民办学校，独立制片电影，桩桩件件都是改革创新之事。

“文贵含蓄”是中国电影表演的美学智慧

主持人：跟谢晋导演共事过的人都形容他严厉又细腻，尤其是创作中满含诗意。他曾经对中国古典文论中的“文贵含蓄”应当被视为中国电影艺术的最高美学标准之一。我们能从哪些作品中看到他的这一主张？

厉震林：“文贵含蓄”，是谢晋的美学原则。在他的系列作品中，均是如此。它忌露、忌白、忌直，而是婉转而低回，如此才有情致而意蕴。这里，与前面的“潜台词”美学追求也连接了起来。谢晋认为，“戏，越是动情的地方，演员越克制，而观众越会感动；反之，演员越嚎啕大哭，观众反而会无动于衷。这是艺术上很重要的规律。”

以《女篮5号》为例，他要求刘琼和秦怡的爱情表演是克制的，从青年热恋到中年破镜重圆，以一种含蓄和内在的情感演绎，是一种绵实而优雅的美感。“你想要我干什么？”



▲《女篮5号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拍摄的第一部体育题材彩色故事片。



▲《舞台姐妹》剧照。
▼《芙蓉镇》是谢晋“反思三部曲”中的最后一部。



制图：李洁

这样一句简单台词，好的演员可以念出几十种不同的意思、不同的感情语气来，这是演员真正的基本功，“我跟演员举这个例子，剧本上边常见到的‘百感交集’，‘百感’就是一种，酸、甜、苦、辣都有，演员最难了，可也最有趣。”这都是“文贵含蓄”的谢晋主张，是中国电影表演的美学智慧。

主持人：借用今天的说法，谢晋导演也拍过一些“命题作文”。比如《大李、小李和老李》宣传体育锻炼，比如《黄宝妹》宣传全国劳模、纺织工人黄宝妹。谢晋当时交出的“主旋律”作业能给今天的创作者带来哪些启迪？

徐春萍：电影《大李、小李和老李》是1960年拍的一部黑白电影，算是任务片。谢晋是个高手，他找来了范哈哈等几个当时著名的滑稽戏演员用沪语来拍电影，拍成了他作品中不多的一部喜剧片。只不过，1962年的公映版是普通话版本。

为了弥补遗憾，2018年，我带领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团队，把《大李、小李和老李》重新修复制作了沪语版。保留黑白画面，画质做了4K修复，音乐重新录制，台词请来徐峰、姚勇儿、茅善玉等一批上海影视舞台演员重配。在当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时一票难求。千人场的影院，前后放了5场。不仅是上海，今年初，沪语版参加新加坡华语电影节展映，被要求加映2场。相隔60余年光阴，跨越不同地域，老电影还让今天的观众笑得不停。可见，好作品经得起时间考验：一位高超的、不甘于平庸表达的电影导演，可以在重重局限中完成自己的艺术创新和突破。

中国电影如您所愿，欣欣向荣

主持人：今天，我们如何评价谢晋在中国电影史、上海电影史的位置？

徐春萍：谢晋从1948年开始拍戏，一直拍到他逝世的2008年，最后一部作品是为汶川大地震拍的短片《中国，站立成树》。近年来，谢晋电影在豆瓣评分反弹上升。年轻人回头看谢晋，并给予高分。经历过时间的筛选，能留下的就是经典。谢晋为电影而生，他也在他的电影里永生。

上海谢晋电影艺术基金会的使命，将致力于弘扬谢晋电影艺术精神，助推中国电影建设成为电影强国。谢晋爱电影，把生命燃烧在他的电影里。除了创作，他做了很多事，推动中国电影发展，推动中国电影走出去，走进来。百年诞辰之际，我们为 he 点一柱香，告慰他：中国电影如您所愿，欣欣向荣，有一批又一批年轻电影人涌现，成为中国电影的新力量。

厉震林：谢晋，是属于电影界的，但是，他又不仅仅属于电影界，而是属于整个民族的。他融入了中国精神史，成为当代中国人集体审美历程的一个组成部分。

谢晋导演的《芙蓉镇》是姜文参演的第二部电影，并以此片获得第10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主角。在后来姜文自己执导的电影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中，还有着谢晋“秘密”手法的些许痕迹。在《百年谢晋》系列访谈中，近年来不轻易接受采访的姜文导演，面对镜头回忆起他眼中和心中的谢晋……

采访者：在进《芙蓉镇》剧组之前，您与谢晋导演有过交集吗？他是如何找到您并说服您参演《芙蓉镇》的？

姜文：第一次见到谢晋导演是在我读中戏的时候，谢晋导演把我们几个人叫到他住的总政招待所，聊了几天。他当时正在筹备电影《赤壁》，让我看看剧本挑选一个角色，但是那个戏最终没拍成。

谢晋导演拍戏是不需要去说服演员参加的，因为大家都想去。他是中国导演里边对观众覆盖率最广也是最长的，他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，一直到去世之前，都在拍电影。

我在《末代皇后》剧组演傅仪的时候，谢晋找一个副导演给我写了封信，说谢晋导演要拍《芙蓉镇》，想让我去试试。于是，我就先到长影的招待所去借原著小说，工作人员头都不抬，说借借了，小说都被借走了，谢晋要拍这个电影了，你就借不到小说了。我其实心里说谢晋就是想让我去演的，但是我没敢说出来。我忘了后来我是从哪找了小说看了。

采访者：当时您对于《芙蓉镇》中秦书田这个角色有着什么样的理解和感受？在体验生活、排练小品期间，谢晋导演对您有过细致的指导吗？还是说给予您较为充足的创作空间？

姜文：谢晋的工作方法是我们最习惯的，中戏就是这一套，他原来也是中戏前身毕业的学生，校庆的时候我见过他。

1985年的11月份，我们就进《芙蓉镇》剧组了，当时还没有一个可以拍的剧本，好像一直都被他推翻，然后他找了我也不知道第几稿的剧本让我们看，大家提了很多意见，我们也被谢晋煽动得不断地想办法让剧本怎么变好。怎么样一直到第二年的7月份才开机，花了半年多的时间。这中间我们还去了柳州、长沙、北京等地，前后一共采访了50多名右派，了解他们的具体经历，感受影片中的人物。

对于角色的理解和创作，他其实就是让我们多做，让我们不断地去寻找。最后，我真正观察的对象是谢晋本人，他说过很多在那段特殊历史时期中他自己的心态，对我很有启发。其实作为一个演员，你不能放弃观察导演，这点很关键——他有意无意中会暴露一些对这个人物和角色最根本的内心的理解，这是非常有价值的。有的时候他会反复拍一些东西，我有时候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反复拍，有什么必要。后来有一次他让我演来演去，之后放样片的时候，他说你看，你觉得演得好不好？我说演得挺好，他说你觉得是你演的好吗？我说是。他说不是，是我的办法好。我说：“什么办法好？”他说：“你不知道吧？我用的不是24格拍的，我加了12格，36格。”就是眼神会突然有一种很痴迷的样子看另外一个人。我说难怪，我好像平常老眨眼睛，不会这么凝神看一个人。他说我告诉你这是我的秘密。后来，我把这个用在了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里边，马小军和米兰之间的关系，有些是用36格拍的，那个效果的确不一样。谢晋导演这点挺好的，他不会不告诉你，他会告诉你这是怎么回事，而且他的方法对我来说确实很舒服。

采访者：谢晋导演能够细致地观察到演员的特质，并且擅于激发出他们全部的创作热情。您如何理解他与演员的关系？

姜文：我非常欣赏他一直包含着激情和热情。其实他的生活有时候是一团糟，他有理由让自己变得郁闷消沉，甚至比很多人都早早垮掉，但事实完全相反，他是化悲痛为力量。我很愿意跟他在现场拍戏，因为他一直在给你力量，很大的力量。

他是一个对导演，不会难为一个演员。他对人的观察很犀利，能看透一个人的心底，然后的确会唤醒你一些甚至你自己也不太熟悉的东西，而这个东西被唤醒之后，那就没有什么演技不演技的事，一定会会有一个最好的表现。这可能对我后来做导演是有影响的，业余的还是专业的演员对我来说不重要，因为你只要把这个燃烧起来，(演员的)表演水平都会非常高。就像我后来说的，很多人以为装一个事是表演，其实是错的，好的表演是暴露一个事。就像谢晋挖掘你身上的某些你自己不太熟悉，或者已经沉睡的东西，这个东西出来就是暴露，也是爆发，会非常有力量。所以，很多演员在他手里都会变得很棒，到别处就不一定了。谢晋这方面是对的，就是启发人家，甚至吹捧人家，把人家变得忘乎所以的状态。每个演员在他的电影里都非常有神采，包括演坏人的角色。有很多电影，不是激发演员潜能的，而是遮盖甚至让你装模作样的，那当然就没法看了。

采访者：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谢晋导演那个年代的电影偏于传统，他更像传统的中国人？电影作品是否也有着一种“文以载道”般的使命感？

姜文：我不觉得电影是一个传统的事，电影实际上是一个外来的东西，它是一种传达、一种表达。你可以在里边传达一点内容，但是你也可以直接传达娱乐，我觉得其实没那么复杂。但是如果全是娱乐，大家伙儿也会腻的，就想要点内容，如果全是内容，大家也会腻，就想要点娱乐，所以这就像划船一样，左边一桨，右边一桨，才能把船划直。

我不觉得电影必须那么做(指问题说的“文以载道”)，但是你不愿意这么做也挺好。对我来说，我的孩子不一定爱看我拍的电影，他爱看什么就看什么，只要应该他看的。现在用影像、声音、画面表达的内容形式非常多，电影也会受到挤压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电影是不是还可以那么幼稚，或者是不是应该拍得更好，这都可以讨论可以尝尝。

谢晋的电影，每次出来就是一次大的轰动，而且大家都都很爱看，无论看几遍，我觉得现在的好电影都经不起看。他的电影还是在哪儿用心做的事，他是把电影当成作品来做。(本文节选自视频采访记录整理，采访者为《百年谢晋》系列片制片人邢英姿)

姜文：谢导的眼睛一直饱含激情